

一部文學作品之不受時間的塵封，也不因為空間而『隔』，乃由於它能使得任何時代的人將其內容比擬融合到自己的時代裏，而且甚至於不自覺地將自己化入作品之中。換句話說，只有能够超越時間和空間而存在的作品才會不分時代地得到讀者的喜愛和欣賞，而獲得永久的生命。

三國演義的桃園三結義一直是後代英雄好漢們所嚮往的與伙伴共患難共生死的榜樣。現代男女青年戀愛的方式雖然不同於大觀園裏的光景，但是，讀起紅樓夢來，男孩子還是不免將自己比作多情公子賈寶玉，而女孩子則自比黛玉或寶釵。西遊記的主角除了唐僧，其他三位都化身為怪或獸。這或許就是西遊記的文學價值被一般人低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沒有誰會將自己比作猴子和豬精或水怪。雖然這一個取經的集團代表了人類個性的抽樣集合，我們或是像孫行者一般地逞能惹禍；在我們周圍也有不少人像豬八戒那樣的貪慾饞嘴；也不乏默默挑擔，偶而做做和事佬的沙和尚。讀者或是能够將自己化作書中主人翁，或是能够切實地體會到書中人物的經驗，他才能够全心全意地欣賞這部作品，而文學作品亦唯有藉這種充滿了

古典小說家

的宿命論

陳克環

激情的愛好才能抓住讀者。

我們這個民族由來便趨向多少帶着點悲觀色彩的宿命論。古代那些以悲劇方式殉身的士子和美人都成了民族英雄或是才子佳人；而那些富幽默感的人，即使曾經以超人的機智爲國解危，也不過在外史上留下幾則「笑話」而已。在國劇裏，能令人看了流淚的是主角，而引起觀眾大笑的不過是丑角。由我們重青衣貶花旦這一傳統作風看來，我們尚矜持，反省，寧願在哭泣之中去求得感情的解脫和昇華，而認爲輕鬆、狂放、湊趣取樂是跡近胡鬧的行爲。因此，我國流傳下來的文學作品十部之中有九部以悲劇終，當是很自然的現象了。

紅樓夢自是一大悲劇；金瓶梅裏的男女無善終，西廂記由多情變到無情之後的哀怨；霍小玉傳裏的背棄和憤恨；水滸傳裏梁山泊瓦解，各好漢受到招安後被毒死；儒林外史裏書生秀才的窮途末路；三國演義裏各位英雄的興起到沒落，尤其是諸葛武侯的失敗與死亡；在西遊記裏，唐僧取經之行雖然功德圓滿，但是很顯然的，至少孫猴子和豬八戒之成『正果』不過只是一種莫可奈何的皈依。在他們得了如來佛的封職

之後，八戒首先不服氣，口中嚷道：「他們都成佛，爲何把我做個淨壇使者？」後來聽說代佛受用供品的差事才算罷休。孫行者成佛後第一件事便是數落唐僧唸緊箍咒兒揶揄他的事，要把那金箍兒「脫下來，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麼菩薩再去捉弄他人」。他們雖然經過了許多苦難和折磨，但是本性依舊，與其說他們誠心皈依，還不如說是懾於如來佛（命運）的法力，不得不履行這份差事罷了。西遊記在骨子裏雖然涉及英雄主義的沒落，但是作者出之以諧謔的手法，笑料百出，這也是一般人不給予它以較高的評價的另一個因素。

我們可以從以下三部最富代表性的作品來分析我國古代文人對於人生所持的宿命論調。

水滸傳寫衙門官吏的腐化。一般有血性的好漢被逼上梁山，他們集結成勢，以搶劫官商爲生，以鋤奸濟貧爲樂。在衆兄弟們合作的初期，大家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也可算得是一個接近他們理想的小天地。但是，一旦他們的勢力逐漸雄厚，衆人之間便產生了權力的腐化和隨之而來的鬭爭與傾軋。最後，宋江決定受招安，梁山泊的理想王國遂告幻滅，到頭來，除

了魯智深和武松，衆人都被毒殺。作者施耐庵寫一羣人如何從英雄好漢而腐化而妥協而終致於滅亡。人生有如一頭砍殺不盡的多頭惡龍，人在人生的過程之中與外在的以及內在的罪惡苦悶終會力竭不支而亡。在水滸傳裏，作者無意賺讀者的眼淚，但是，你却會深深地感到人生的險惡、蒼涼和無望。

在佛教史上，唐玄奘是一個傑出的功臣；但是西遊記裏的唐僧却並非怎樣了不起的人物。他雖然能够堅守原則，抱定信心，但却缺乏是非感，喜阿諛，聽信讒言。許多次，爲了他聽信豬八戒的話而誤事，幾乎弄得取經不成還賠上性命。有時候，眞令人覺得他窩囊透了，但是西天取經之事却非由他爲首不可。而像孫悟空那樣多能但氣燥的人只是受讒言迫害的對象，雖然事情都是他幹了，危難都是靠他解救了，但是功名屬於唐僧，他不過只是一個『行者』，是一個『鬪戰勝佛』。孫悟空由於不諳天宮禮儀，又無官氣和風度，被派爲管馬的『弼馬溫』。最後由於不滿於斯職又不能忍受大帝的敷衍和諸神的歧視而大鬧天宮，直到被菩薩使計謀在他頭上戴上了那個要命的金箍兒，才不得不接受護送唐僧往西天取經的差事。他既志

不在取經，也不在將功求賞，他只是怕唐僧念咒令他頭痛。他一直念念不忘的還是在水滸洞當美猴王的自在日子——自由和權力。那時候，他不滿足於現狀而追求永生，但是，在他自如來佛那裏獲得佛位的封號之後，他最先想到是要把那個金箍兒『脫下來，打得粉碎』，而不是得到永生的喜悅。豬八戒和沙和尚因肉慾和行爲上的過失而犯了天戒，弄到這麼一份苦差事。豬八戒一不高興便嚷着要回高家莊去看渾家，遇到女色酒食便開葷，他傳述了人性之中低劣慾望之難以遏止。沙和尚代表了一種無可如何的典型。他沒有大志，亦無雄才，更沒有野心。他不過爲了一時失手而被貶降到人間爲怪受苦。當他受命西行取經，他只是默默地挑起那付擔子，走完到西天的路程。他是一個既無大功亦無大過的妥協者。每當孫猴子和豬八戒發生糾紛要他評理，他總難得有句肯定的話說。在西遊記裏，唐僧、孫猴子，甚至於豬八戒都還常常獨自欣賞一番沿途景色，作者卻不曾讓沙和尚發抒類似的情懷。

當我們讀到西遊記的尾聲，唐僧和他的三位徒弟受到如來佛的封職，內心便不免興起無限的空虛蒼涼

之感。人受了內心某些慾望的驅使而叛離了常軌，爲此而付出極高的代價，最後，還是不得不歸於常軌，這乃是個人英雄主義者最大的悲劇。爲了自己的理想或者慾望，他們都會努力過，奮鬥過，但是，他們終於不得不妥協，接受命運爲之安排的公式化的人生。

紅樓夢爲我國一大『情書』。紅樓夢寫情，金瓶

梅寫慾。前者之細膩深刻自遠非後者所能比擬。西門慶對他周圍的女人攻之以錢財權勢，來滿足他的肉慾。但是賈寶玉在大觀園裏和衆姐妹了頭談情說愛雖然各有各的境界和天地，但主要的相同處却在於精神方面的取予。賈寶玉對林黛玉是有愛兼有情；對薛寶釵，他只是覺得難以抗拒她那種神色持重肉體輕佻的誘惑；與襲人的關係是由於近水樓臺式的體惜；與秦可卿的瓜葛是受惑於一種成熟婦人的挑逗；與妙玉的默然含情則是嚮往於她的神秘感；即使史湘雲的嬌憨也引起他的遐思。一個男人在其一生之中難免不受到種種情的試探和慾的挑逗，不過很少人能够像賈寶玉這般自由而又自然地『多情』罷了。賈寶玉處處留情，他不但多情於衆姐妹，而且也鍾情於同性者，但是他却不令人興起齷齪感。第一，他並非一味地追求肉慾

滿足，而是偏重於心神之怡悅。作者封他做『怡紅公子』意或在此。作者似乎着力說明：情愛愈深者愈無視於肉體的佔有。秦可卿和花襲人在賈寶玉心上的地位，遠不及黛玉和晴雯。第二，賈寶玉雖然生於富貴之家，但是，他從沒有企圖以富貴榮華去騙取女人的感情。

大觀園裏的姑娘子的愛情生活雖然多彩多姿，但是却短暫如晨露。曹雪芹替富於理智的探春安排了一個善終，似乎企圖說明：女人只有放棄追求愛情之後才能獲得內心的寧靜和一個『善』終。黛玉和晴雯悲逝，寶釵被棄，襲人的含屈再嫁。如果賈寶玉不訪櫺翠庵，妙玉或許就不至於遭劫了。女人，尤其是才貌不凡的女人，沒有不心懷愛情的憧憬。即使他們爲情憔悴，爲愛殉生，她們只怨命運多乖，而從不後悔自己選擇了愛情。因此，女人世世代代的繼續沉浮在愛情之海裏找尋自己的好運道。在曹雪芹筆下，不但愛情無望，婚姻也是可悲的。王夫人，邢夫人，王熙鳳，尤氏姐妹，迎春，甚至於夏金桂……，沒有哪一個過着幸福快樂的日子。當生兒育女告一段落，世間人情的繁瑣以及生活的平淡便使得夫妻之間的關係磨損

到冷然淡漠的地步，徒令人覺得百事可悲了。這時候，如果有第三者的介入便會不可避免的造成裂痕，所謂的婚姻便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然則，即使愛情成空，婚姻無望，人還是要依循着同一條路走；不然，也找不到別的路可行。既然不能拋棄這一具人身和這顆人心，人還是人，便不得不過人的生活，這才是人類最大的悲哀。

水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三部書貫穿了我國古代小說家一致的宿命論。男人爭取權力和慾望的滿足終免不了妥協或滅亡；女人追求愛情的甜蜜和婚姻的保障到頭來仍是兩大皆空。這三部書之所以能如此深刻感人，是由於他們的悲觀宿命論並非強說愁，而是導之於他們本人一生的經歷和實際生活的體驗。

水滸傳雖寫成於元末，然也非述說當代之事，而是作者借用早已於南宋時代即流傳於民間的傳奇故事片斷而予以第二生命的創作。作者本人施耐庵懷才不遇，『與當道不合，棄官歸，閉門著書』。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在科舉上不得意，『屢困場屋』，到了四十五歲才考得個『歲貢生』。六十多歲時當一個小縣的縣丞任，又與長官處不好，『拂袖而歸』，閒居以

詩文自娛。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生於豪富世家，尚未成年遇家道中變，終至於窮愁潦倒，寫昔日耳濡目染的兒女私情舊事以為戒。

就當世的功名而言，這三位著書人都屬於人生的失敗者；但是在後代人的眼中，他們的作品却經過人生浪濤千磨百鍊而發射出永不蒙塵的光輝，這光輝乃發自於內，故能以衡掃時代的塵埃。宋元明清為君主制度腐化到達於崩潰的末世時代，而我國三大古典文學創作都產生於這個時代，亦可證明在黑暗之中才更可見寶珠之明。

自從清代鴉片戰爭以來，在歐美思潮的影響之下，我們的政體，社會制度以及生活習俗各方面都起了極大的變化，這一切自然引起了生長在這一時代之中的人們의思想和觀念上的蛻變和突變，然則，我們的文學作品究竟反映了多少蛻變和突變？

現代的男人在他們一生的歷程之中曾經如何追求自己的理想？他們是否比孫悟空獲得多一些生命的果實？他們對當前的社會背景，環境以及思潮在深度及廣度上有怎樣的接觸，有何等的反應？現代的女性走出了廚房，進入了社會，爭取與男人相當的地位，然

則，她們是否滿足於現狀的『平等』？她們是否不再受惑於愛情？受困於婚姻？在這樣一個突飛猛晉的工商業社會裏，男人和女人究竟是如何面臨時代的挑戰，如何處理他們的意志活動以及肉體慾望？現代人從人生所得的總和與古代人之所得到底有什麼相同？不相同？現代的小說家顯然已經跳出了宿命論的圈子，但是却似乎尚未建立起真正能够代表這個民族特質的現代人生觀及宇宙觀。

我們誠然擁有情節曲折，愛情感人的小說作品，但是却難以在其中找到反映人與社會，人與宇宙之間的息息相關與透視感。而這些才是賦予一部作品以生命的東西，如同人的血肉和靈魂。玩具人或許具有比真人更加美麗的外形，但是它終究只是玩具而不是人。

（讀者如欲購買「陳克環散文集」或「陳克環小說集」者，可寄十六元郵票到桃園郵政七〇九四信箱羅化平即可）

簡宛著 • 散文集

葉歸何處

……高中，大學，留學，是國內大多數知識青年一步步向前走的路，簡宛以一位女孩子，大學生，小婦人和旅美女作家的身分寫下了她的感想，回憶，和掙扎，是一本溫暖而充滿愛心的小書，讀後將給您生命的鼓舞，使您更增信心，勇敢的生活下去。

定價每冊18元，優待本刊讀者每冊14元
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郵票通用）